通济堰 记者 贾恒 摄

通济堰：一座跨越千年的水利丰碑

世界上最早的“水上立交桥”藏于何处？

答案镌刻于丽水的绿水青山间。

通济堰，这座跨越1500多年的水利工程，堪称古人的“灌溉黑科技”——它以独特的拱形大坝设计，“驯服”滔滔江水，借助石涵、叶穴、渠道、水闸等，编织起精密的水利网络，将瓯江清流化作千万条银线，滋养一方水土。

当时代的风拂过古老的堰坝，我们触摸到的，不仅是碧湖平原上的千重稻浪，更有世世代代“以水兴农”的生存智慧与生活哲学。

岁岁年年，生生不息。这部立体的水利史诗，将文明演绎得绵长、绚烂。

1 探寻：古老的灌溉体系

走近通济堰，湍流冲过堰坝，形成一道巨大的弧形虹。耳畔传来的轰鸣，如同穿越时空的力量宣言，“震撼、激越、永不停歇”。

通济堰的诞生，源于古人对农业灌溉的迫切需求。

南朝以前，松阴溪水无法有效灌溉流经的农田，当地农业发展受限。为消除碧湖平原“枯槔之劳，浸淫之患”，詹、南二司马奉命主持修建通济堰。拦水坝位于丽水市区西南25公里的瓯江与松阴溪汇合口附近的堰头村，以木筏修筑，利用地势自然落差，实现以引灌为主，储、泄兼顾的竹枝状水利灌溉网系。

南朝萧梁天监四年（505年），一座拱形拦水坝兀立松阴溪上。自此，水在这里从“天然”流向“规范”，汩汩注入碧湖平原，“灌田二十八万亩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国外最早的拱坝，是16世纪西班牙人所建的爱尔其（Elche）拱坝和1612年意大利人所建的邦达尔多（Pontalto）坝。而通济堰的拱坝，长275米、宽25米、高2.5米，“比它们早了1000多年”。

宋代以后，通济堰的史料逐渐翔实。

北宋政和初年（1111年），丽水知县王褆主持修建石涵，实现“上层通行人，中层导流溪水，下层引流渠水”的立体交叉排水，“让溪水不犯渠水”，避免泥沙堵塞堰渠，这便有了世界上最古老的“水上立交桥”。

时间来到南宋。

著名诗人范成大任处州知州期间，整治堰渠，制定、撰写通济堰规，“大到管理机构设置，小至几点收工”，并立碑勒石，由此诞生世界上最早的“水利法规”之一。南宋开禧元年（1205年），何澹“为图久远，不费建筑”，历时三年将木筏结构改为结石结构，并以铁水浇灌石坝缝隙，使堰体历经800多年风雨仍安然屹立。

2014年，由拱形拦水坝和通济闸、石涵、叶穴、渠道、概闸、湖塘等共同组成的通济堰，被列入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。

2 守护：活着的国宝

被列入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通济堰，每天将约20万立方米的松阴溪水拦入堰渠，至今灌溉着碧湖平原数万亩良田，“是浙南稻作文明发展的见证者”。

建堰以来，历代皆重视修护与管理，“上有官方动员组织、监督指导，下有百姓自觉参与”。可以说，全员参与守堰护堰，在当地蔚然成风。

2014年5月，通济堰闸至西干渠清淤工程启动；2016年，莲都区投入3000多万元，历时三年多开展以通济堰为主的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；2020年4月，通过渠系形态修复与连通、河湖池塘恢复、渠系清淤疏浚、湿地整治及植被修复等措施，恢复通济堰干、支、斗、农、毛五级渠道渠系的自然原貌和生命力。也是在这一年，“抓好世界首批灌溉遗产‘通济堰’生态修复工程”作为年度重要工作任务之一，被写进市政府工作报告。

和千年前一样，古堰有专职管理人员。

碧湖镇堰头村村民诸葛长友，是第三代“守堰人”。从爷爷到父亲再到他，三代人守护通济堰已有80多年。开闸放水、下闸蓄水是守堰人的分内事。每当天降大雨或台风来袭，诸葛长友都要争分夺秒，在上游洪水抵达之前开启闸门。“发现有堵塞渠道、砍树等破坏行为，第一时间制止。”在他看来，“守堰护堰必须一丝不苟”。

詹南司马庙飞檐下的岁月痕迹，文昌阁梁柱间的人文积淀，官堰亭石阶上的履痕深深，泉坑石桥拱券里的风雨印记，以各自的立体形态，勾勒出先民“以水为脉”的鲜活图景；科学精准的坝址，完美契合河道水文规律；独创的铁水灌缝、松木填基技术，让千年古堰历经洪峰仍稳如磐石；精妙的闸概分流系统，将“因势利导”的治水哲学发挥到极致；静默的通济堰碑刻群，宛如一座亟待挖掘的文化富矿。而明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重刊南宋绍兴八年（1138年）的《通济堰图》，是现存最早的通济堰灌溉水系图像资料，堪称“凝固的水利史诗”。

在通济堰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文明的力量一脉相承。

3 衍生：丰沛的古堰文化

一渠清流穿古越今。

千年通济堰，既是润泽万家的水脉，也是绵延不绝的文脉。

这里不仅留存着先民治水的滚烫印记，更在岁月长河中不断焕发新生。巧夺天工的水利智慧与钟灵毓秀的人文底蕴熔于一炉，续写着底蕴深厚且活力奔涌的文化传奇。

通济堰庙会，是源起于南朝萧梁年间的民俗盛事，旨在纪念缅怀詹、南二司马及历代修缮通济堰的先贤。庙会通过祭拜先贤、贯彻堰规、欢庆丰收等仪式，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历经岁月流转，春、秋两祭的传统，至今仍焕发着勃勃生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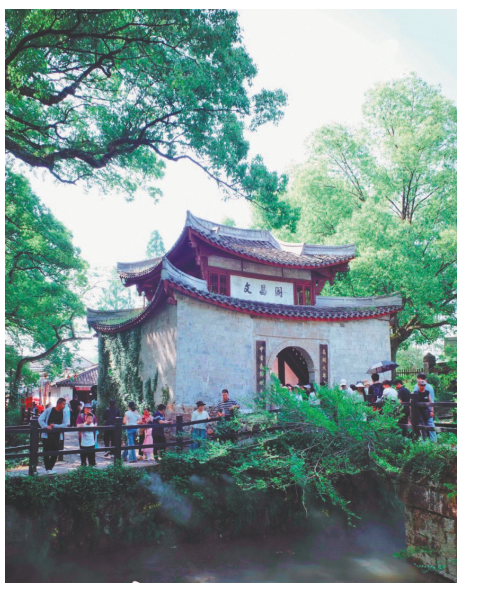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的通济堰庙会，更是耳目一新。以“双龙席”为核心体验场景，活动巧妙串联起千年古堰的浑厚气象、春耕景观的盎然生机和瓯江生态廊道的秀美风光，打造出“春到堰头·龙佑丰年”的主题文旅IP。

与此同时，通济宴、通济集等一系列民俗度假产品亮相，将古堰文化融入游客的点滴体验中，让深厚的文化底蕴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化作触手可及的鲜活记忆。

在话剧《堰游记》演出现场，演员借助沉浸式场景，将文献记载的筑堰治水画面，转化为富有戏剧张力的舞台表演。这一刻，跨时空的文化有了具象的表达。

5月，丽水通济堰文化展示中心建设现场，场馆主体已初现轮廓。以停靠在通济堰上船只的船帆为载体，主体建筑设计形成群山环抱的形态；入口处的大面积玻璃幕墙，引入自然光线，恰似将通济堰的清流“引入”室内。建成后，它将成为全国首个以古堰渠文化为展览主题的专题博物馆，全面打响“水韵瓯江、通济莲都”的地域文化标识。

从南朝古堰的粼粼波光，到新时代文旅融合的熠熠华彩，通济堰始终是丽水大地跳动的文化脉搏。当古老堰规的智慧结晶，在数字化展厅里焕发新生，千年文明的基因正以鲜活的姿态融入时代浪潮，在瓯江两岸续写着属于新时代的“通济传奇”。



文昌阁

通济堰庙会

通济集

（莲都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供图）

首席记者 陈炜芬 通讯员 颜妍

记者手记

千年水利照鉴当代文明

首席记者 陈炜芬

通济堰的故事，始于公元505年，“延续至今，依然生动”。

龙庙（詹、南二司马庙）里，历代碑刻鳞次栉比，如同舒展的竹简，将千年岁月折叠成近在眼前的长卷。从北宋元祐八年记录堰史的珍贵碑刻，到南宋、明、清关于修建过程与管理规制的详细记载，“通济堰的发展脉络，一眼千年”。

每一道裂痕都是岁月的注脚，每一处磨损都藏着与激流的对话。这些碑刻，早已超越冰冷的物质形态，化为通济堰的“成长日记”，记录人类在自然伟力中，探寻生存之道的坚韧与不屈。

与众多成为样本、符号的“化石型”遗产不同，通济堰始终保持着“生命的热度”，发挥着灌溉、防洪、生态调节等现实功能。晨光初现时，清澈的渠水沿着开凿千年的河道奔涌，润泽着三万多亩良田；暴雨倾盆时，拱形坝体如巨弓横陈，将肆虐的洪水化为绕指柔；两岸千年古樟虬枝交错，构筑起绿意盎然的生态长廊；石斑鱼在澄碧的水流中穿梭，用灵动的身影监测水质的纯净……这种“生活着的文化形态”，颠覆了文化遗产保护中静态封存的惯性思维——真正的文明传承，从不在封存中永生，而在流动中延续。

通济堰的伟大，不仅在于它是凝固的历史，更在于它从未停止“生长”。当现代科技为古堰披上数字化保护的外衣，当文旅融合让古老渠畔重现人潮熙攘，通济堰正以古老而年轻的姿态，让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，“在水与石的交响中，永恒共鸣”。

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智慧、长在泥土里的习俗、流淌在血脉中的传承，在年复一年里愈发清晰——作为文明的根系，通济堰扎进时光深处，又在今天的阳光里，长出新的枝叶。